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書畫彙考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黃　臣鵠

書畫彙考卷二

刑部左侍郎卞永譽撰

書二 書評 二

海嶽名言 一作米元章續書評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哉或遺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溢辭耳

余採隋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八家

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

循繩墨忽越規矩

褚遂良書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自有一種驕色

虞世南書如學休糧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回疲（回疲一作瘦疲或作四疲甚謬回迂也在去聲十一隊中）

歐陽詢書如新痊病人顔色憔悴舉動辛勤

陸柬之書如喬松倚壑野鶴盤空

張旭書如神虯騰霄夏雲出岫逸勢竒狀莫可窮測

釋懷素書如壯士拔劒神彩動人而廻旋進退莫不中節

柳公權書如深山道士修養巳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

顔真卿書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昻然有不可犯之色

李邕書如乍富小民舉動崛强禮節生踈

徐浩書如蘊德之人動容温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

沈傳師書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如骨法清虛

楊凝式書如横風斜雨落紙雲烟淋漓快目

周越書如輕薄少年舞劒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

錢易書如美丈夫肌體充悦神氣清秀

蔡襄書如少年女子體態妖嬈行歩緩慢多飾繁花一作

蘇舜欽書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

張友正一作真書如宮女插花嫱嬙對鏡一作鑑端正自然別具一種嬌態繼其人者誰歟有襄陽米芾

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匀而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為醜怪惡札之祖世始為俗書

歐虞褚柳顔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

子敬體乏纎穠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有識者當自知之沈傳師變格有超世真趣徐浩不及也

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隸南嶽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楊凝式字景度其書天真爛熳縱逸類顔魯公爭坐位帖紛披老筆王安石少嘗學之元豐六年余始識荆公于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其後與余書柬皆此等字

唐人以徐浩書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

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王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

倫徐浩為顔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顔真卿

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法也

歐陽詢草書也字末筆倒壓不見所出余得貞觀御府

右軍三帖末後一帖也字乃歐法所出世之真蹟與石

刻並無此也字

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

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

諸名家評米書

元章少時書法葢自沈傳師後始入大令之室結體超軼一用其筆意此帖元章模王獻之帖臨池用功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此狡獪變化矣

米禮部行草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非善學柳下惠者也范

成大跋

本朝書米蔡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於顔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濮王諱讓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絶過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絶相類藝至於此亦難矣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聊自悟落筆已唤周越奴則越之書本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於筆挽萬鈞沈着痛快處法豈能

盡耶

龔聖與曰評書家謂米書如快劒斫陣以其銛利無前故也是大不然米書超絶中自有姸美不專以險絶為工沈慶之貌如好女每臨陣必著假面而其威武所被能使半姿掩抑不露此英雄之能事也

徐季海書惟此一種有右軍父子筆法而無俗氣如開河碑趙軼孝子碣老重然終非王家苗裔也頃見蘇子瞻錢穆甫論書不取張友正米黻佘殊謂不然及見郭

忠恕叙字源乃知當代二公極為别書者也米襄陽芾
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揭放殊不廓
填非古也昔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廓填乃造微

耳黄伯思跋

黄魯直書適婿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温潤

此本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米元章摹入棠梨板者字
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韻冠映一時可
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不夢

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與言用筆法耶

米海嶽書如快劒斫陣强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亦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耳山谷

米襄陽書政如黄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石蘊川媚則蔑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薛道祖見之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俱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越規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絶矣玉峰陸友題

唐人臨摹古蹟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下云氣韻形似俱備者惟吳興趙子昂得之

張雨云元章學王書而變薛河東學王書而不變

陶宗儀稱趙文敏偶得米海岳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搨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為國朝第一且猶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于公寧不媿乎

子瞻似顔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袒左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矣

海岳書于晉人最有功故其淵源髙于宋一代此為慧日峰録一卷記惜其起語處損缺數行行筆則規模聖教序而波法特佳識者當自著眼也陸深跋

南宫與錙山豫章莆陽擅聖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

宗祖必先事四家為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狠允明固亦願學而資力兼乏乃不易耳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為梁溪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翫未終第覺法度森出與尋常之論大異高陽憑幾人口不幾于誤人耶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爾異時諦觀著力或得畦徑一二當為再議以易此語枝山

米南宫真蹟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于結構外取姿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劒俠入道此卷為

友人李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玩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宫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云

又云黄長睿有書學而無書才米元章有書才而無書學以上弇州

東觀餘論 纂雲林子黄伯思論書

篆法之壞肇李監軍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溷古人之淵源教俗士

之升木於書家為患最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大勢失矣彼觀鐘繇文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蹟寧不少損乎此可為知者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勝世傳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法至唐人絶罕為之近世遂窈然無聞蓋去古既遠妙指弗傳幾至

於泯絶然世豈無人顧俗眼未識耳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弘輩諸人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與從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少之哉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妙也

十七帖長丈有二尺貞觀中内本也凡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文皇帝購二王書

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㢧取其蹟以類相從綴成㢧以貞觀兩字印印之褚河南監裝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褾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兩字印印之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號十七帖者以㢧首有十七字故以名凡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中一句語稍異者標為帖名大約多取卷首及帖首三兩字也

王會稽七子皆能書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蹟具傳惟玄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格不同是善學逸少書

者也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陶隱居集楊許三傒君真蹟論云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郗法筆力規矩無於二王許掾書乃是學楊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峰勢殆非人工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覩三君蹟一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

以顯悟耳三君書蹟今無復有獨唐竇臮述書賦著揚真人行書帶名六行觀隱居之論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帖及瘞鶴銘皆其遺蹟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知音益稀安得隱居輩與之論書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迹雖差近古然不脫氊裘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委弘福寺懐仁

集右軍行書勒石纍年方就逸少劇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為院體由唐呉通微兄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來漢晉書法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子筆法似

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蹟夸詡以為希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紫陽先生李舍光碑乃張從申書李陽氷題歐文忠不喜從申書集古録屢言之殊不知從申乃效子敬書頗有東晉風尚唐人知書者多故見重於世今人反此歐陽公初不閑法書則從申之迹見棄宜矣

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迨唐而筆勢超超意出褚薛上矣比來襄陽號知古法然但能行書

正草書不工愛觀古帖而議論疎闊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搨本與真蹟同然比李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書苑云從申結字縝密近古未有弟從師從義從約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書賦以張氏四龍名揚海内厥有李弟功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李謂從申也又云從申近古所無恨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子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于大令筆意

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佳尚既云從申有弟三人又云李謂從申不可曉也考蘇州府志從申傳云從申兄從師從儀從約當以此為正義儀互殊

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瀏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知爭購祕閣本誤矣

黃長睿跋章草急就補亡後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

篇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黄門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林之文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惜哉凡將以上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顔籀賞其清靡籀注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本備加詳覈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為真皆章草書而伯英本秖有鳳爵鴻鵠等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毋縛而下纔七百五十

字此本是已盖唐人摹而弗填者神韻筆勢古風宛然

予遂手搨一通陶隱居謂之填廓書近世謂之雙鈎書

盖欲知筆徑所自故爾

南宋思陵翰墨志餘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始搜羅法書

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始得時譽猶恨絕

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制方如格律欲度

驊騮終以駸駸不為絕賞繼以蘇黄米薛筆勢瀾翻各

有趣向然家鷄野鶩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同腐者耶

米芾負能書之名於海内其真楷篆隷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着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醖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書亦然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外歷後唐周漢卒能全其身名其知與書法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并壁匣寘坐右以為清玩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偽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祕府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聯金帛至遣使詢訪殆盡命蔡京梁師成黄冕等編彙真贋備成卷帙皆用皂鸞鵲木錦褾褫白玉珊瑚為軸祕在内府用大觀政和宣和

印其間法書以秦璽書法為寶後有内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舍此標軸恐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祕余渡江無復鍾王真蹟矣

桑世昌澤卿論蘭亭法習

褚遂良正行全法右軍洛都袁氏家遂良書帝京篇一卷體裁用筆竊效蘭亭

山谷遊荆州得古本蘭亭愛玩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公家傳云楷法妍

媚自成一家

子瞻少時學蘭亭極遒媚中年以來筆墨重實李北海未足多也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羨西子捧心而不自悟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魯直題

董逌為張潛夫書官法帖

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

古人大妙處不在結構形體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于書者託也若求于方直横斜點注折旋畫合于古者此正法之迹爾安知其所以法哉淳化中詔以祕閣所藏書入石又以翰林待詔王著摹字求其書法之外各有異處殆不可得至于行筆利鈍結字踈密時可見之然決礫鈎剔更無前人意皆著之書也其後得祕閣墨書校其字畫皆硬黄模書至有墨色湮落或以重墨添暈當著奉詔時其所模搨皆略放其大體而私以筆畫成

之宜其用筆畧無古人遺意不足異也觀王洽書逸少謂不減已落筆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勢王泯書獻之謂騎驢駸駸欲度驊騮今視官帖二人書畫雅有相類處而洽更自劣弱珉書則與子敬更不可辨皆硬黃譌誤少真而模傳者遂成一體也今人不知其故憑石本便評定書畫至于放言立論更無疑處此與觀景而論形神以為某勝某劣何以異哉

董逌論唐經生字

書法要得自然其于規矩權衡各法有成不可遁也至于駿發陵厲自取氣決則縱釋法度隨機制宜不守一定若一切束于法者非書也世稱王逸少為書祖觀其遺文可以得之每為一畫則三過筆至波勢則偃筆從字字有同處創為别體若其垂露懸針鎚石釵股諸體備有至于神明煥發絶塵掣影則不謀自合此其貴也後世論書法太嚴尊逸少太過如謂黄庭清濁字三點為勢上㔟側中偃下潛挫而趯鋒樂毅論燕字謂之聯

飛左揭右入告誓文客字一飛三動上則左竪右揭如此類者豈復有書耶又謂一合用二兼三解擨四平分如此論書正可得唐經生等所為字若盡求于此雖逸少未必能合也今人作字既無法而論書之法又嘗過是亦未嘗求于古也

董逌為邵仲恭書寶章集

古人論書要識書家主人則妄誤者故常奴爾亦何至亂真耶後世于書既失眼目而摹搨轉譌則雖欲如古

人懸斷真偽不復得也故嘗求辨其縑紙所因以識其世先後其間甚偽者可以辨至工于臨搨而得舊縑紙者則不能盡知服虔謂方絮曰絮䓿漢紙如此古人治紙要自有法故以縑帛依舊書長短隨事截之則為幡紙以生布作紙絲理綖治故名麻紙以樹木皮作紙名榖紙至蘗汁涅染點治槌裝則為經紙自漢魏遺字多作幡紙晉宋多作麻紙而隋唐用經紙今世所見晉宋帖多作經紙硬黄此于真偽可以不論也余見祕閣寶

章集悉經紙摹書然武后既復以賜方慶則留于御府者當時所臨搨者也不知公家何處得此然有法度陵驤迅快故知為能書也

董逌書蕭子雲别帖

今世所傳蕭子雲書或見之碑轉相拓搨刻深畫重去真遠矣雖況以春蚓秋蛇不謂過也麗正所藏葢自唐貞觀入錄後散亡民間張河東初購得之五代入江南李氏江南平始還内府今視其書與世所聞異矣勁特

挺拔更無後世俗態筆蹟健瘦縈絲裏鐵屈折盡妙不露筋絡求于纖瘦濃淡未嘗有遺恨也昔子雲作筆而心用胎髮故得纖細不失或疑非兔翰不足稱勁是不然豈狐之柱路扈嘗用之但胎毛非壯髮不知可用以作筆否此余未考也

劉正夫論好奇字

劉英伯好奇字六經自劉歆傳寫外無一難字豈可謂無奇哉舊見魏鶴山取篆字施之行書常笑其自苦無

益鶴山書鄉字從邑有效之者卿亦從邑不知卿從卩故草書為之者即節也近年楊慈湖書心字又本心畫雲字在邯鄲匐匍中曲折愈不相似自書學以來鍾王楷目可喜何嘗顛倒横豎自不可及若總如彼所自為於字體則謬於經傳則乖不知何所取也

朱文公論書

歐陽文忠公作字如其為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黄魯直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

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敧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為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慤為是但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他是不把持愛放縱今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黄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

余少時喜學曹孟德書時劉共公方學顏真卿書余以字書古今誚之共父正色謂余曰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簒賊耳余嘿然亡以應是則取法不可不端也

張南軒論蔡蘇書

蔡君謨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況平

生大節如此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彚征及論設法與已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初貶黄州無一毫挫折意在他人已為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投老炎荒剛毅凛凛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多藏公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真可畏而仰焉

陸務觀論法帖

世傳中山古本蘭亭之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殘闕處於是士大夫所藏蘭亭悉然又謂樂毅論古本至一海字而止於是凡樂毅論亦至海字而止其餘妄僞變真大抵如此庚申重九陸游務觀書

倪正父評蘇黄米諸家書

本朝書惟東坡魯直元章三家然東坡多臥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黄庭樂毅洛神則不能矣其他如蘇子美周越近世如吳說輩皆

不免於俗獨蔡君謨行書既好小楷如茶譜集古録序頗有二王楷法若他大小楷法則亦不免於俗而氣骨多不蕭散有美堂記晝錦堂記及荔枝譜謗所謂厚皮饅頭是也大抵楷法貴於端重又要飄逸難乎兩全不可以瞞人故善書者尤以為難也

洞天清録

朝中名賢書惟蔡莆陽蘇許公易簡蘇東坡黄山谷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宫吳練塘傅朋王逸老皆比

肩古人莆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草聖得意咄咄逼顔魯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然行不及眞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草可亞張長史淮海專學鍾王小楷姿媚遒勁可愛龍眠于規矩中特飄逸綽有晉人風度南宫本學顔自成一家于側掠拏趯動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練塘深入大令之室時作鍾體逸老草殆欲欺凌懷素或謂過之

元鄭子經至朴篇

至朴散而八卦興八卦興而書契肇書契肇而篆籀滋飛天八會以前不可得而詳也皇頡以降凡變五矣其人亡其書存古今一致作者十有三人馬予生千載之下每覽昔人殘銘斷碣未嘗不為之欷歔而三嘆也在昔結繩之政始分龍穗之章中輟于是蒼史氏仰觀俯察以造六書通天地之幽祕為百王之憲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若稽古大禹既平水土鑄鼎象物勒銘告成而功被萬世三代之末周籀蔚有奇秀篆隸

攸祖孔子採摭舊作緣飾篆文天授其靈創物垂則呂政暴興天人之道壞亂極矣李斯適際其時陶埏偃仰專名擅作悉燔舊章天下行秦篆矣程邈參衍隸佐趨時便宜蔡邕鴻都石經為古今不刊之典張芝鍾繇咸得其道伯英聖工一筆書元常神妙于銘石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發新韻晉宋能人莫敢讐擬李陽氷生于中唐獨蹈孔軌潛心改作過于李斯張旭天分極深渾然無迹足以儀表衰俗五代而宋奔馳崩隤靡所底止

蔡襄毅然獨起可謂間世之傑也嗚呼書其難哉文籍之來久矣能書者何闊希焉葢夫人能書也吾求其能于夫人是以難也

殫學篇

秦廢古學刀書不可行矣蒙恬書經胡母敬等剽掠遺範造蒼頡博學諸書散落復盡然道在兩間法出於道書雖不傳法則常在故執筆貴圓字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隸不隸吾

不知其為書也紫真授羲之其似乎或曰學者以二王比肩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迹可尋獻之則未至也羲之曰意在筆先字居心後存筋藏鋒滅迹隱端而分起伏偃仰又題筆陣圖曰夫書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草書象篆隸八分相襍斯言旨哉衛氏曰善鑒者不書善書者不鑒又删李斯筆妙而分七勢可與八永參馬張懷瓘十法其成頌之緒論乎禁經發諸家筆意背抛引蠆毒法趯戈曰清潤遲澀而左顧善於形容矣邊

衫㔽側其用闇築未善也蕭何韋誕其能署書乎或問廣成子應侯僧一行釋徵燕卿葛氏諸作極論題署其幾法乎曰法則法矣然衆忌諱適足以累法真卿之劔池陽冰之講臺縱横生動不假修飾其署書之雄秀者乎陳旅之記能持論矣世稱李邕善題署然其銘刻歐虞褚諸公若優乎曰古之銘石典重端雅使人興起于千載之下邕以行押相參後世詭異百出邕作俑也歐虞褚深得書理信本傷于勁利伯施過于純熟登善少

開闔之勢柳誠懸其游張顏之閫奧乎徐李沈宋諸家
殆闖其藩落者乎韓擇木韓秀實李邕李儉綽有古意
太白得無法之法子美行之昌黎知其理而功淺于厚
雅有負抱而有永興公之餘韻議者以退之為極踈厲
曰彼蓋不知九方歅之為相也黃山谷云書道弊于唐
末惟楊凝式有古人筆意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請問
宋之名家曰錢忠懿杜祁公之流便蘇才翁倩仲之爽
峭蘇子瞻之才贍米元章之清拔加於人一等矣蹈道

則未也若夫魯直之環變劉濤諸人所不能及惜乎態之靡靡也然其真行多得於瘞鶴問周越李時雍鍾離景伯曰如法何與說張孝祥范成大法乎曰此而法天下無法矣然則即之諸人其稱降乎曰吁磔裂塗地矣

或問蔡京卞之書曰其悍誕姦詭見於顏面吾知千載之下使人掩鼻而過之也曰張即之陳讜之書一時籍甚豐碑鉅刻散流江左迨今書家尚祖餘習曰速勿為所染如深焉雖盧扁無所容其靈矣人生不幸不聞過

大不幸無聊蘇氏有言曰書於魯公文於昌黎詩於工部至矣或曰彼人耳若夫呂巖鍾離權之瑰雄神險不其愈乎曰吾論書不論僊然抱朴稱皇象為書聖陶真逸有頑仙之論或問懷素草書隣於長史君謨有僕奴之譏過乎曰人無百歲之壽而有百歲之信豪傑後起相如於畢世之下齺然若合符節未達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藐馬寡儔而素欲策駑駘與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巔乎然則曷闕亞棲

之流歟曰二僧翀若後矣程子之持敬可謂知其本矣或曰朱元晦諸賢其簡畢乎曰道德之充乎中而溢乎外也王子文書感興其幾矣書學何所止曰㘯身而已然則張伯高行業未彰獨以書酣身益乎曰吾聞之精於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成聖人疾没世而名不稱彼張公者東吳之精書之五伯再見伯英以此養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以此流名

造書篇 節畧

古今書品其效尤班固古今人物表與孫虔禮姜堯章之譜何夸乎曰語其細而遺其大趙伯𪻐之辨妄所以作也宣和譜石峻等書其誕章之尤者也蘭亭攷俞松續考濫采羣言吾不知其然也黄伯思之論其自欺者也

虞伯生論子昂書

趙松雪書筆既流麗學亦淵深觀其書得心應手會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賦而攬其標行書詣聖教序而入

其室至於草書飽十七帖而變其形可謂書之兼學力天資精與神化而不可及矣

周公謹論晉人小楷

黄庭曹娥東方朔贊小楷極精配入樂毅論雖差校不及然皆墨池鳳毛也

書史會要

衷襄曰漢魏以降大抵皆有分隸餘風二王始復大變右軍森嚴而有法度大令散朗而多姿貞觀以後書法

清婉開元以後乃務重濁逮至王著始追蹤永師遠迹二王不失古人意度君謨特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掃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雖皆有祖襲而古風蕩然思陵筋骨過美吳傅朋姿媚傷妍姜堯章太守繩墨則貽义手並脚之譏大要探古人之玄微極前代之工巧乃為至妙

趙令穰字大年宗室也游心經史戲弄翰墨尤工草書嘗作小字如聚黍米如闕鍼鐵筆遒而足法觀之使人

目力茫然真可喜也

明宋仲温手錄書法見前者不錄

張芝書如老松獨倚巖壑錯落盤屈時飄飄風韻

庾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平在都下嘗與人書云小兒輩厭家雞皆學逸少書及過江見右軍所臨張芝衆帖始大驚服以為神

范懷約真書有力而草行無功故知牘簡非易

虞世南書剛而能柔却任自然其清健皆可人意如山

林之士外夫塵俗抱琴獨咏王公一旦用之於朝曾無

驕色

歐陽詢書周圍端正點畫停匀曾無虛設雖清硬中法

亦用力大過如揚雄大醇小疵山濤多可少怪

褚遂良書善擇紙筆而意有餘如高祖得張良世祖得

鄧禹皆謀議帷幄决勝千里

李邕書筆端巧妙格高意遠論者謂之華嶽三峰黃河

一曲

張旭之書奮悉狂逸更無凝滯如龔遂之便宜足可無拘文法

柳公權書雖出自顔而意態自若如秦氏之御内得于心而外合于馬志取道致逺而氣力有餘

徐浩書無甚議論肉重意微𠔃然舉止精熟體不柔懦

蔡君謨書落筆嚴重則無害其為濁如荀攸外柔弱而内强勇故人謂之錦囊裏錐

米元章書筆鋒燦爛少竒多怪意到力寡正當逸處却

有懶筆如高陽酒徒醉後便欲憑几

至正丙午十月廿夜宋克為徐泰書此

右墨蹟一册應入書考仲温下珊瑚綱删去數則

列于書評今仍之

吉水解縉書學傳授譜

書自蔡中郎雝字伯喈於松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

祕遂為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

女琰文姬姬傳魏相國鍾繇元常元常初與闗枇杷學

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德昇後得韋誕塚所藏書遂過於書無以為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祕奥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真集韋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登峰造極典午之興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嵇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絶古

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郗超謝朏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梁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南伯施伯施傳歐陽率更詢信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為貞觀四家而孫虔禮過庭獨以草法為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

浩真卿傳柳京兆公權零陵僧懷素藏真鄔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少師凝式凝式傳于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其後蘇太師軾黄太師庭堅米南宫芾蔡端明襄卓然為時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庭筠以南宫之甥擅名于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得南宫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

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竒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素太樸饒介介之得文敏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授宋克仲温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汯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為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丘公童子亦曰介叟臨川人游建康丁仲容壻畜之後卒于姑蘇時歲丁未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卒官鳳翔府同知時洪武丁卯

宋璲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至中書舍人卒于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樵者桐江人寓居錢唐洪武中以布衣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值夏人卒官水部員外郎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菴丙寅訥叟

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為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申盱江人一字建民得書法于宋克一云或謂與克同受學紹興老僧云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右此文後有春雨二字用硃界行表白紙寫或正或行最為神妙蓋先生下錦衣獄春雨必為指揮使紀綱書之而流落他家今為南京刑部尚書楊寧所得余又得先生游絲字二幅於陜西秦府因併識之天順三年春三月王佐識

右墨蹟仍汪氏列書評

春雨齋續書評凡二十八人

鍾繇書如公孫碩膚赤舃几几王右軍如子之燕居申

申天天智永瑤臺雪鶴高標出羣虞世南如重華在位
被袗鼓琴歐陽詢秋霄健翮峭壁雙清褚遂良披沙揀
金薛少保寒機夜織顔真卿五丁鑿路柳公權一夫當
關張長史風廻雪馳僧懷素雲行雨施李北海樓臺映
日花木逢春徐會稽怒猊渴驥藏稜出力坡谷言難張
從申有入木七分之氣吾嘗聞之子山云米南宮奇逸
超邁烟雲卷舒黄山谷清圓妙麗引繩貫珠蘇東坡豐腴
悦澤綿裹藏針蔡端明方正嚴楷土偶蒙金趙文敏神

明英傑儀鳳冲霄祥雲捧日康里子山雄劒倚天長虹駕海饒介之卞莊刺虎功倍力省宋克鵰搏九萬須伏扶搖宋仲珩龍駒鳳雛神彩已具詹希元署書冠冕莊重俞紫芝臨摹子夫擅寵杜叔循真書清風蘭雪胡子申珊瑚碧樹頗謝琮璜揭平仲旱蛟得雨秋鷹入雲

祝希哲評勝國人書

虞集如幽簿禮官贊道應節結束美姿稍遠大雅鮮于

樞如三河壯俠長袖善舞豪鷙自擅時落闕俗鄧文原如疊嶂層城不勝沈實饒介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張雨如道士醮詞雖禮而野倪瓚如金錢野菊略存別韻楊維楨如華譯夷語自墮侏儒陳壁如有若據坐尚有典型宋克如初筵卣彝忽見三代解縉如盾郎執戟列侍明光

又論楷法

顏真卿黃庭經楷而不小褚遂良西昇經小而不楷一

君欲靜二臣欲平三佐四使以次短小此小法也

徐文長評字墨蹟

黄山谷書如劒戟構密是其所長瀟散是其所短

蘇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

米南宫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之匀耳

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畧俗耳勁淨而匀乃其所長

孟頫雖媚猶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書不可言也嘗有

評吾書者以吾薄之豈其然乎

倪瓚書從隸入輒在鍾元常薦季直表中奪舍投胎古

而婿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

吾學索靖書雖梗概亦不得然人並以章草視之不知

章稍遜而近分索則超而傚篆

分間布白指實掌虛以為入門迨布勻而不必勻筆態

入淨靜媚天下無書矣握入節乃大忌

雷太簡云聞江聲而筆進噫此豈可與俗人道哉江聲

之中筆法何從來哉

隆慶庚午元日醉後呼管至無他書漫評古人何足依據先生評各家書即效各家體字畫奇肖傳有石文

右墨蹟仍汪氏列書評

又跋停雲館帖

祝京兆書乃今時第一王雅宜次之京兆十七首書固亦縱煞非甚合作而雅宜不收一字文老小楷從黄庭樂毅來無間煞矣而獨收其行書早朝詩十首豈後人

愛翻其刻者詩而不及計較其字耶

王元美藝苑評

書家者流稱鍾張羲獻古雅之士往往左袒鍾張華俊之儔則必服膺羲獻今合諸家之論可以類推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又云張字形不如

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荅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荅云世人那得知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陶貞白荅梁武帝云伏覽書論使

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夜泉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又云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内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頗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抅思者必當仰贊踴躍有盈半之益蕭子雲上武帝啓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歴年所始見勑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迨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隷式始變子敬全法

元常庾肩吾云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迴絶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畧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隷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隷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

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張懷瓘云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行

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髙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山谷云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宋齊之際右軍幾為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内擫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

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
不能似大令已自逗漏李北海蘇眉山趙吳興筆然則
大令之於右軍真父子耳不可稱伯仲也
抱朴子曰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
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竝用古體俱足周
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按南史謂劉休者與王僧虔同省而是時海內俱習羊
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不好休獨重之自是右軍

之書復盛後至梁武時陶貞白尚云比世皆高尚子敬不復知有元常逮少亦然然則右軍之書得劉休而振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後大定猶之顧愷之畫亦至唐始定矣羊欣學子敬者也故武帝評子敬為河朔子弟舉體充悅然拖沓不可耐而評羊欣如婢學夫人舉止羞澀是以文皇詆子敬為餓隸而學敬元者時人譏以為重儓子敬餓隸敬元成重儓矣然同一人書也餓隸之與沓拖子弟一瘦一肥毋乃太相牴牾歟

武帝評蕭思話書仙人嘯樹而張伯英如漢武好道憑虛欲仙欲仙尚未仙也漢武欲仙則又去仙遠也伯英乃不如思話乎

梁武始重元常而下子敬特許逸少躑躅其間覼陶隱居所云元常朽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淪長夜又武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然則太平寺主臨池之趣全在鍾也及考竇臮述書賦高祖叔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張懷瓘書品云狀貌亦古乏

於筋力既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然則梁武帝之聲價不振實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殊極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不得放中之矩不得變中之權則張降而俗矣吾向者閱隋僧智果書梁武帝評鍾司徒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絶倫多奇後又有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語以為不應重下評意所謂司徒者繇子會也及覽前輩題評以十二種意外歸之太傅吾竊非之載閱繇父

子本傳繇不為司徒會加司徒雖尋伏誅而所稱司徒
若必會矣然又以梁武與陶隱居論書至數十往復皆
不及會不應稱之若此及閱袁昂本文所謂十二種云
云乃在啓内勑旨具云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氣密麗
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等語葢重贊之也此外又有武
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平直均密鋒力輕快補損
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然則袁昂之稱司徒十二種
法正謂繇也吾家蓄太傅薦季直表黄初二年司徒東

武亭侯謚是時華歆辭疾懸實轉司徒四年遷太尉而歆復代之史有脱漏故耳二者實可相證因記於此

鍾太傅七十六其子司徒僅四十五右軍五十九子大令四十三天假以年不果勝尊公乎曰不爾格已定矣假之年有小變而不能有所加也

右軍之書後世摹倣者僅能得其圓密已為至矣其骨在内中趣在法外緊勢游力淳質古意不可到故智永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顔不得不變其真旭素不得

不變其草永施之書學差勝筆旭素之書筆多學少學非謂積習也乃淵源耳

顔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遒筋骨盡露旭素之後不得不生晉光𩯭閑顔柳之餘不得不生即之溥光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顛旭狂素有書才而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體平原誠懸有書力而無書度楊用修云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以予論之瘦易而肥難用修此語未必能真知書者筆肥則結構易密筆

瘦則結構易踈此瘦難而肥易也唯是既成之後瘦近勁勁近古肥易豐豐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肥而不肉也

僧亞栖云書貴能變方自成家王右軍變白雲歐陽詢變右軍柳公權變歐陽此殆是𡔷語白雲先生何人亦未有書跡存世蓋右軍偶一言之大抵託辭耳歐陽書法實一變然非變右軍若柳之於歐法少變而意故不變也

山谷云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鍾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昜有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五代時楊少師凝式黄魯直極重之謂為散僧入聖又謂可繼顔魯公釋懐素楊於今隸極拙魯直所推行草耳而余見其一二行皆不甚合作聞朱象玄有韭花帖甚佳未及見之

宋初王待詔著宋宣獻李西臺蘇參政皆稱名書家若然不甚得法山谷評待詔如小僧縛律西臺如講僧參禪然待詔猶有晉人意范文正伯夷頌見推亦以其人耳杜祁公蘇長史皆學懷素杜瘦而生蘇瘦而弱第覺玉潤微勝氷清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工稍滯而不大暢蘇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擘窠大書源自魯公而微欹近碑側記行草稍自結構雖有墨豬之誚最為淳古黄山谷大書酷倣瘞鶴狂草極擬懷素姿態有餘

儀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令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終愧大雅是四君子者號為宋室之冠然小楷絕響矣山谷推王文公書似楊少師章惇有鍾王法談者以為曲筆蔡京卞兄弟皆擅書名御府法書墨妙皆其評跋彼人縱極八法無取一長況未必耶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荅時重大令而敬元為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睿之季時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荅時重河南而少保為河南甥妙

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烺烺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昝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也至矣今所書書譜令後人極力摹倣尚自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顔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

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

矣

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黄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

故評隲古人墨刻真贋亦有相牴牾者然長睿引證各

有據依不若元章之孟浪也如謂鍾太傅尚書宣示為

右軍臨白騎遂帖為大令臨葢不惟太傅宣示已殉王

脩壍而開元中滑臺人家用右軍扇書臨宣示大令臨

白騎二帖應募入内府其事甚明謂長風帖為逸少少

年未變體書盖以右軍別帖有長風范母子語可證也此外辨右軍自遣得書至慰馳竦耳酸慼至此加下癧宰相安和嗽豆鼠伏想嫂等闊別稍久不得臨川初月二日至前從洛白耳鯉魚夫人蔡家大小悉佳闊轉阮公故爾月半邊欲遺書大令玄度時來極熱敬唯服油復面悲積嫂等帖皆非真或以辭氣太凡或以書法非妙或即其人其事駁之俱當他如辨江叔及藝韞多才帖為唐高宗衛夫人帖為李懷琳褚遂良甥無薛八侍

中山河帖為枯樹賦中語李斯書為陽冰裴公碣內字右軍備官而行為唐人集右軍書賈曾送張說文皆妙有事理真書家董狐也

米元章以閣帖張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吾當托桓江州為張伯高書黃伯思亦斷以為然而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大令時人以為伯高書二王帖辭耳按此帖既有祖希時面語與疾不退至分張同結法安知非大令縱筆耶而必於伯高也及考張懷瓘書

斷稱張融正兼諸體於草尤工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有鑒不至者深見其有古風多誤寶之以為張伯英書也而搨本大行於世又按融本傳嘗對孝武帝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然則此書又安知非張融筆耶黄米懸斷為伯髙不若吾之懸斷乎愈光也伯英殊愁體太令而乏古大令疾不退至分張筆過流而少節或以此疑非二公書可也元章論書見右軍稍大而逸者便以為子敬見伯英近今者與子敬近縱者

便以為伯高藏真愚又推黄米之旨謂伯高僅有章法而無變法子敬僅有破體而無狂草則不敢信也按張懷瓘明言章草之書字字區别張芝變為今草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竒形離合數意兼包唯王子敬明其心指故稱一筆書者起自伯英也又云伯英剏為今草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隨變窈冥而不知所如又云子敬如蹴海移山翻濤破嶽懸崕墮石驚

雷遺光此豈非草聖之極耶攷前後書亦未必似伯高益伯高時有肥筆渴筆不若是之匀和也若托桓江州一書又多逸少語子敬亦不合書之覺思光為近至於右軍雖結構緊密而變化靈異又不可以一節為拘也

楊用修云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銀鉤之敏又引管寧别傳云寧字畫若銀鉤及茅山碑云管寧銀鉤之敏是也余固知其誤按索靖字幼安其章草法有銀鉤蠆尾及考陶隱居解真碑云幼安

銀鈎之敏允南風角之妙正謂索靖也盞管寧亦字幼安用修誤以為寧遂併其姓名改之耳考寧三國志註有高士傳傳子諸書俱無銀鈎語又云劉曜人知其獰凶而不知其字畫之工註見草書韻會當是時劉聰劉曜皆能書而聰之獰凶大出曜上俱見本載記用修又誤以劉德升為劉景升而云即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廚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此尤可笑

虞伯生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

眘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眘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澀張即之之惡謬極矣此語大自有理又獨稱吳説傅朋書法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且謂至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圖來者稍知正法今傅朋書世遂少見紹彭號翠微居士余有其詩數紙緊密藏鋒得晉人意惜少風韻耳

鐵圍山叢談謂其父京善榜書妙出四家之上此雖曲筆然亦必有可觀者米芾元章自負以為前無古人然是行筆非真筆也

用修又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者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不知何代人疑即文秉也按陶九成書史王升字逸老號羔羊居士草書殊有旭顛轉摺態宣和間進所作草書内庭稱之用修似未之見新鄭高少師拱藏東坡草聖醉翁亭記并

石本跋細閱無一拔法而渴筆適逸飛動中有正書郄近俗吾斷以為逸老書蓋南渡以後諸公不能辨此元人却不作此結法也

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蘇黄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已撰評者有奴書之誚則太過然謂直接右軍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黄庭洛神于精工之内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惟于行書極得二王筆意然

中間逗漏處不少不堪並觀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

楊又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書家謂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縈廻縹緲之勢楊以幼安為管寧以希白為錢易其孟浪殊可對也

元人自趙吳興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齊人或謂勝

之極圓健而不甚去俗鄧文原有晉人意而微近粗庫庫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疎然是三人者吳興流亞也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佻柯敬仲老而近粗班彥功少頗遒爽晚成惡札龔璛陳深輩皆長于題跋倪元鎮雖微有韻而未成長人或許以得大令法何也元鎮以稚筆作畫尚能于筆外取意以稚筆作書不能于筆中求骨詎宜以汎愛推之也

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來專欲攻祝京兆故借此為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即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盖正以立骨偏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縱盡出正鋒寧救惡札不識丁字人妄談乃爾可恨可笑

張即之非不遒勁而粗醜俗惡種種可恨是顏柳之疎裔辱家風者解大紳張汝弼非不圓熟而踈軟村野種

種可鄙是旭素之重僊壞家法者

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臨進易摹進難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

蒼頡九篇相傳是李斯其第九章乃云豨信是陳豨韓信劉京是大漢西土是長安右軍少從丞相渡江北踪永絶其題筆陣圖云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二體書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王著集淳化帖有漢章帝書千

文字紕繆如此徒資嗢噱

法書中有王右軍千字文昔賢作笑端葢知其為周興嗣撰不應右軍預有之然梁武帝命殷鐵石摹取右軍千字命興嗣次韻故當有右軍千文非謬也又有衛夫人筆陣圖右軍題筆陣圖後及右軍筆勢圖一章筆勢論十二章昔賢皆辨其妄然是六朝善書者擬作茍能熟覽思亦過半矣

孫過庭云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東方贊則意絶瓌奇黄

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横爭折蘭亭之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志慘愚謂此在覽者以意逆之耳未必右軍作書時預有此狡獪也又一云黄庭如飛天仙人洛神如凌波神女曹娥碑如幼女漂流于風浪間

朱長文作續書譜而進石曼卿蘇子美于妙退裴行儉孫虔禮王紹宗李邕鍾紹京韋陟賀知章裴休于能吾未敢信也

閣帖真書自鍾太傅宣示外獨有王世將僧虔四疏啓耳行草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紙耳何也以其體最古雅不落塵也

顔魯公家廟碑今隸中之有小篆筆者歐陽蘭亭道因碑今隸中之有古隸筆者皇象天發碑分篆中之有章法者瘞鶴銘行書中之有古隸者

懐琳大急就嵇康絶交書皆托之右軍以應貞觀之募第結法雖沓拖多臥勢不能作山陰内擫筆然圓熟輕

俊不妨張翼之亂真也

千古楷行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跡妙者宣示樂毅蘭亭而巳

樂毅論搨本佳者猶可什倍它刻也

墨池璅録

右軍字似左傳大令字似莊周山谷為此言亦猶東坡以杜子美比司馬遷以江瑶柱比荔枝也

孫過庭云既得平正須追險絶書家以險絶為功惟顔

行與景度草得之

吳寬云稱善書者必曰師鍾衛及覩顏柳諸家異體而同趣亦未必不自衛鍾來也若夫宋之蘇黃米蔡羣公交作極一代書家之盛其構勢雖各不侔要之于理又不能外顏柳他求者

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自森然

董玄宰品書內小字玄宰自注

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黃庭有六

分九宫曹娥有四分九宫是也

内景經全在筆墨畦逕之外其為六朝人得意書無疑

今人作書只信筆為波畫耳結構縱有古法未嘗真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别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唐模右軍真蹟以十七帖為致佳余臨數十本皆為好事者取去亦復有贋本如此本差稱意乃以王方慶進帖筆法參合用之所謂萬歲通天帖者是也

余曾有右軍行穰帖真蹟十五字正是十七帖一種書及武林楊侍御自安福傳來唐模絶交書與行穰帖同中缺鸞字乃悟為右軍書蕭齊所模避子鸞諱而後人誤以為李懐琳耳

楷書以智永千文為宗極虞永興其一變耳文徵仲學千文得其姿媚予以虞書意入永師為此一家筆法若退穎滿五麓未必不合符前人頗經歲不能成千字卷冊何稱習者之門自分與此道遠矣

李北海書荆門行刻於羣玉堂帖予疑李北海詩在太白集中者皆沉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觀王建詩有荆門行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海也羣玉帖有虞永興馬贊亦見柳州集辛酉十月朔

楊少師步虛詞帖即米家藏大仙帖也其書騫翥簡澹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余每臨之亦得一斑

蔡忠惠書畫錦堂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纔得顔

碑什七耳今日得宋搨徐季海韶州府君碑以其意為此如黃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正以速成自喜不計工拙也庚申八月朔

王履道評東坡書云世學公書衆矣劒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溢不矜而妍不束而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甘雨之霖森森踈掩暎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宛轉纚纚如縈蠒之絲恐學者所未能至也此余學戎輅表王廙二表近之

國朝書法當以吾松沈民則為正始至陸文裕正書學顔尚書行書學李北海幾無遺憾足為正宗非文待詔所及也然人地既高門風亦峻不與海内翰墨家盤旋賞會而呉中君子鮮助羽翮惟王弇州先生始為拈出然蘭之生谷豈待人而馥哉

荆州仲宣樓所刻登樓賦為吾松喬懋敬書喬素無書名彼中士大夫亦不知為名手也喬曽為荆南觀察乃從游莫廷韓是龍所書今為正之

松江董原正為玄宰先生從兄工翰墨而蚤世人皆知有玄宰而董氏書法開山肇自原正罕知之者有雙鈎宋本十七帖在吾禾高公玄家

陳眉公筆記

宋時傳三昧蘭亭出于杜器之杜畜百本而唐刻為第一杜名寶晉其有寶晉印者不獨老米也

東坡書是學王僧虔而歷代評者謂學徐浩政不知浩故僧虔衣鉢耳東坡草亦學長沙今傳醉翁亭未必是

真六一居士琹操得之

東坡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真跡始覺偽者甚可笑也周公謹極喜此跋可謂善下語余嘗謂多見石刻少見真蹟往往覆以真者為偽此豈眼中有筋者乎

今皇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携獻之鴨頭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中書舍人趙士禎為言如此儒又考右軍曾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趙子昂亦書文賦

李君實評帖

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真蹟唯樂毅論乃右軍親筆於石而鐫之以為家法若昭陵之殉亦以其石便於䂬耳後温韜盜發其石巳碎用鐵錮之皇祐中高紳學士之子安世為錢唐主簿存中就其家見之末後獨一海字竹嬾十年前購得一本正海字獨留本也但其闕處有斜書脩字數個葢歐陽文忠公再拓本也昔年於姑蘇韓氏見一絹素臨本相詡以為右軍手書可謂不

識源委者矣

樂毅論小中有楷黄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畫贊五分中有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曹娥碑五分字四分畫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此書家教典也不講求何由脩證公孫大娘舞劒擔夫與公主爭道錐畫沙折釵股屋漏雨蓬振沙飛怒猊渴驥此書家禪案也不參透何由悟入

樂毅論王著所書李白狂草葛叔忱所書絕交書李懷

琳所書大字蘭亭叙徐鉉所書天地間僞物亦有不可磨滅者

宋黄伯思東觀餘論辨駁古今法書最為精刻乃其辨黄庭經一節實欠詳審伯思曰黄庭經帖為逸少書僕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惟有黄庭經一篇得存葢此經也逸少以穆帝升平五年卒後二年為興寧二年此經始降逸少安得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墅釀村

養鵞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已具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為停半日寫畢携鵞去晉書本傳亦著是說然隱居與梁武啓又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黄庭勸進樂毅等不審猶有存否葢此啓在著真誥前未之考耳而李太白乃有黄庭換白鵞之句相習之謬也伯思自以為至當矣不知右軍寫道德經換鵞又寫黄庭經換鵞自是兩番事而太白詩亦兩見一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

陰遇羽容要此好鵞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鵞去何曾别主人一云鏡湖清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換白鵞實互用之也考道藏黄庭有數種有内景黄庭有外景黄庭又有黄庭遁甲緣身經黄庭玉軸經魏夫人所出乃内景一種係楊真人羲寫其外景經老君所作先出行世右軍所書兩不相溷也張懷瓘書斷張彦遠法書要録並載右軍書黄庭六十行褚遂良右軍書目黄庭經書與山

陰道士其時真蹟自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書太宗所遺者六十餘函有黄庭何所復疑哉它人無誤正伯思自誤耳

千字文前行書勑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考勑命之制始於唐當是書梁字之誤也又梁武令殷鐵石搨二王書令大令帖中有稱鐵石者即是殷所書而王著輩錯着之耳此亦殊非細故黄長睿赦而不攻何也

孫過庭書可謂變動之極矣昔人猶以千字一律如風

偃草短之何也

米南宫書天馬賦有掣衘頓轡不受羈絡之氣山谷注李伯時所寫天閑六馬贊矜栗聳峙如就駕鑾輿排仗閶闔蓄千里遠邁之意而不敢逞若坡翁作馬券與李方叔則髙朗卓犖宛然龍駼步驟延頸顒目以顧草澤之羣三公筆墨變化往往隨事注精以展其妙如此

古人論行書云八面拱心而無横畫余向未廌此旨今春得米元章書朱樂圃墓表逐字玩之見其揉團凑合

無有間隙乃始了然今人或謂學蘇米則沓拖不緊峭是未得真蹟到眼縫耳

米元章論書於道君前曰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黄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問卿何如對曰臣書刷字世皆不解其何語余為詮注曰勒字顔法也描字虞永法也畫字徐季海法也刷字本出飛白運帚之義意信肘而不信腕信指而不信筆揮霍迅疾中含枯潤有天成之妙右軍法也隱然淩轢諸老自占一頭地

宋嚴羽卿論詩姜堯章論書皆精刻深至具有卓見及所自運頗遠出諸名家後大抵議論與實詣確然兩事議論者識也實詣者力也力旺者能䇲識識到者又能消力語云識法者懼每多拘縮天趣不得泛溢也觀白石書詠滄浪詩自當得之

元大德間錢塘錢國衡刻十種蘭亭筆法咸有異趨南宋内府五十餘種與韓氏羣玉堂賈氏悅生堂本爾時猶有存者故國衡得選其萃耳

趙松雪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濃墨太濃則失筆意然義之書墨嘗積三分何也東坡真蹟墨如漆隱起楮素之上山谷亦謂其用墨太豐而風韻有餘然則松雪所云特楷書耳行書則不然

樵史品三吳書

雲間陸應瑒云王弇州序三吳書家而漫及若干人第收其虛聲耳何足為公論余嘗擇其名不愧實者於蘇得八人焉祝京兆允明文待詔徵明王太學寵陳方伯

鋻陸尚寶師道陳太學道復彭徵君年俞山人允文於
松得七人焉沈學士度陳別駕璧沈大理粲張南安弼
陸詹事深莫方伯如忠俞文子野先生
識者謂先君子行草真楷出入晉唐而傚顏魯公麻姑
壇記尤獨步者莫方伯張南安以草書勝陸詹事臨摹
趙松雪大佳二沈公則有楷書蒙宸眷最渥陳別駕自
成一家亦頗遒勁吳中草書當以祝京兆第一然畧少
風骨耳文太史陸尚寶則楷書勝太史如文賦小楷尤

精絶可愛王太學行書自一種風度而白雀寺臨汲之筆尤竒陳方伯唯扁額大字擅長書家彭徵君作楷近顔真卿俞山人作楷近虞世南陸尚寳子傳廷試時内閣夏公言手其卷嘆曰文漢魏而書晉唐擬第一上嫌其名置之二甲命矣

墨花閣雜誌

洛陽李處權云古今書稱右軍為首正書見曹娥碑妙絶超古與鍾元常抗衡黄庭經樂毅論若出兩手行書

見蘭亭敘髙風勝韻為一代冠

秦太虛云黄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蹟歐陽文忠公嘗謂黄庭特後人縁山隂换鵞事附益遺教出於唐寫經手及精考蘭亭樂毅論然後知文忠之言為不謬也

東坡書劉景文所藏王大令帖詩云君家子敬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

張彦賓稱惟王羲之能為一筆書陸探微能為一筆畫

張栢侯不特有八分刁斗銘又有流江縣記功碑云漢

将張飛率精騎萬人大破賊首張郃于八濛立馬勒石董北苑云劉德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昭肥鍾瘦各得一體

定武本世罕傳已久即周憲王邸中所鐫五種蘭亭其間肥瘦不一行楷雜亂非復右軍故步矣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則楷法多褚河南臨則行法勝米海岳筆古佻達故不欲為定武左袒即今所模褚河南蘭亭亦我用我法以意為之耳然生趣森勃超然凌空之態仍

不減山陰面目也

唐書學有通微院體

鍾紹京景龍中以院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性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宫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為比

米南宫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亭侯不足當也

懷素書意在筆前多意到而筆不到趙孟頫書弱中示勁若綿裹鐵云

鮮于奉常公常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

昔管仲變井田而成内政孔明變内政而成八陣李衛公變八陣而成六花君謨變右軍平原而成忠惠此子臧所謂太上達節者也

王著閣帖誤人千載世俗莫覺爭相寶尚不幾享敝帚以千金哉自米一鑒而偽分黄再鑒而真出于是博古

家始知不誣古矣此卷大令書標為澄清堂世傳賀監所模然書譜未載不知何據余觀其神骨冷冷結構遒逸高出淳化千倍内領動等五帖又淳化中所無而他刻亦未始見尤可寶也卷後附索靖出師頌鍾繇賀捷表按出師頌昔人定為蕭子雲賀捷則鍾真筆二帖俱為希跡用以壓卷者葢人由王索而窺元常真為百尺竿頭進一步耳

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若武庫矛戟虞永興稱其不擇

紙筆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之其名重如此是夢奠帖共七十六字而清瘦古健遒勁之中不失婉潤較化度醴泉銘不無少變乃字畫之妙不在二帖下正如郭林宗雖標格極峻而虛和近人他書未免作李元禮謖謖松風矣

真書鍾繇宣示力命勉捷右軍樂毅畫贊黃庭告誓霜寒大令洛神六朝不知名氏曹娥羊叔子遺教陶弘景瘞鶴舊館壇智永千文虞世南孔子廟碑歐陽詢九成

宮化度寺虞恭公褚遂良哀册聖教張旭郎官顔魯公
麻姑仙壇放生池中興頌干禄字東方朔贊柳公權陀
羅尼
行書鍾丙舍呉人羸頓雪寒長風右軍蘭亭極寒麥熱
官奴快雪來禽奉橘聖教序開元寺大令地黄歲終衞
軍授衣阿姨鵞羣歲盡夏日奉對思戀天寶呉興黄門
山陰東風轉勝相過鵞還觸事夏節恨深黄耆礬石駱
驛月内尊體謝安八月五日褚遂良枯樹李邕婆羅樹

張從申玄靜

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有一種風流韻藉之態緣當時人士以清簡相尚虛曠為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華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未可以言語求覔也

汪珂玉輯

書畫彚考卷二